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
第一五四回 黃帶子莊頭說情 惡閻王羅四正法

話說施公將原告叫上堂來，正要問話，好與羅似虎對質，忽見青衣上堂打千兒說：「回大人，有一位宗親黃帶子，同一個皇糧莊頭，現在衙門外，口稱有機密事，要見大人。」賢臣沉吟半晌說：「叫他們進來。」青衣回身而去。不多時只見外面走進兩個人來。施公閃目留神：一個頭戴貂帽，紅帽纓一色鮮明，灰鼠皮襖藍緞子面，年紀有四旬；一個川鼠皮襖，川鼠外褂，青緞吊面，外面罩著合衫大呢面，頭戴海龍皮帽，足登緞靴。身後四個跟人，皆彪形大漢，長的兇惡，手中拿著包袱坐褥。且說眾官役見黃帶子與何三太前來，算著必與羅似虎、石八講情。且說施公見他二人走進堂口，因是皇上宗親，不好意思不理，只得把屁股欠了一欠，勉強笑說：「請坐。」黃帶子與黃糧莊頭哈腰說：「豈敢，我二人久仰欽差大名，幸大駕光臨，我二人特來拜望。」賢臣答言：「好說好說。」吩咐看兩座兒。青衣連忙拿了兩張椅子，放在公案左邊。黃帶子與莊頭兩人告坐，家下人把坐褥鋪下，二人歸座，眼望施公，口尊：「大人，我們一來拜望，二來還求一件事情，奉懇大人賞臉。」施公明知故問說：「不知所為何事？」黃帶子滿臉賠笑，口尊：「大人，我們特為羅姓那件小事，還有窮家兒石姓一人，都被大人帶到衙中。他們向日忠厚老實。羅姓雖然豪富，並不自大，縱有不到之處，還望大人容納一二。他令兄，大略大人也知道，現在是千歲宮的首領兒。」賢臣聽罷，不由鼻間冷笑，也不生氣，說：「哦，我當什麼大事？原來為羅似虎之事。那可有多大事情，何用二位親自來？只差人告訴本院，瞧著尊駕也不能不放。少不得本院當著二位略問一問，再放不遲。」黃帶子與莊頭信以為真，笑著說：「怪不得我等向來聞聽老大人很聖明，今日看來，名不虛傳。多承大人賞臉，我們真正感情。」施公回言：「豈敢豈敢。請問宗親現在哪衙門當差？」黃帶子說：「不怕閣下見笑，在下面是個閒散之人。提起來，大人料也認得，現在古北口作將軍的伊公爺，就是我哥哥；刑部正堂八大人，那是我姪子。」施公聞聽，口裡哈哈啊啊，說：「我知道了。請問這位貴姓？」莊頭回言：「不敢，賤姓何，我乃八王爺府莊頭。」

施公暗想：少不得叫原告對證。吩咐：「原告快講實情，但有半句虛言，本爵法不寬貸。」眾民一齊叩首，這個說：「羅似虎霸佔我地，反與他納租。」那個說：「硬訛小民家產，私立保人文契。」這個說：「我父惹了他，被他打死。」那個說：「小的兒子才交四歲，搶到他家作奴。」又有舉人口稱：「治晚回大人，羅似虎硬賴我楊隆、楊興二表弟該他二百兩銀子，差人把二人拿去；又派家人把表妹搶到他家作妾。治晚在本州官台下投狀，無奈本州受賄，不准狀詞。」大人聽了，沖天大怒，叫：「青衣與我快動手！」青衣答應，一齊動手。黃帶子及莊頭見收拾羅似虎，心中不悅，站起身來，叫聲：「施大人，你錯咧！方才你應下我二人的情分，說不過是略問他一問，便放他回家，如何這會子就要動刑？這不是給我二人沒臉面？你以為是欽差可威嚇別人，你宗親爺可不怕！」施公一聽這些話，把臉氣黃了，一聲大喝：「咳！好個不知道理的人，連王法全無了。來人，快將這兩狂徒攆出去！」黃天霸、關小西、王殿臣、郭起鳳四人，慌忙奔了黃帶子、莊頭。二人手下有四個家丁，才要攔擋，被王殿臣、郭起鳳推住。天霸、小西二人上前，就把黃帶子、莊頭如掐小雞的一樣，攆出衙門不表。

且說欽差又復審問惡棍，惡棍還是不招；又夾了兩次，打了三□大板，這才招了。大人知惡棍走眼甚大，恐遲則生變，忙寫折子差施安星夜上京奏事不表。且說欽差才要審問桿上的石八和尚，只見州官上前回話，口尊：「欽差大人在上，卑職驗得惡棍的家口，內有一男一女，乃是被人用刀砍死的。又有一個婦人的屍首，令穩婆驗了，□指發青是實，別處無傷。」施公一聽，咬牙切齒的罵道：「如此惡棍，就是殺了還便宜他！」又吩咐州官快把楊興兄弟二人提來問供。州官答應。

不多時，二人提到，跪在堂上。欽差叫聲：「楊隆、楊興該欠羅姓多少銀兩？快對本院實講。」二人見問，磕頭碰地，口尊：「青天大人，小的實是冤枉。只因小人有個妹子出嫁半年，妹夫死了，令他改嫁不允，情願守節。妹夫週年，妹子上墳祭掃，不料路遇羅似虎。他看見妹子姿容，托媒說親。妹子不肯改志。似虎硬說該他二百銀子，假立借字，立逼要銀，如無銀子，就將妹子搶去折銀。小人不應，硬叫家奴把兄弟打傷，送到州衙。州官不問情由，屈打成招，將我兄弟二人收入監中。又將妹子搶到羅家，至今不知死活。倘若有半句虛言，小人情甘認罪。」說罷，眼淚汪汪，不住叩頭。欽差聽了楊隆兄弟之言，與所訪一點不錯，且與從前夢境相符，扭頭叫聲：「州官呢？」州官連忙跪下。欽差在上，衝衝大怒說：「你既作皇家五品官，乃是民之父母，理應在地方教化，除暴安良，才是正理。可恨你這個狗官，趨炎附勢，受賄貪贓，不問子民冤枉，身該何罪？」州官嚇得咕咚咕咚不住叩頭，口尊：「大人，卑職該死，求大人開恩。」欽差說：「你且起去，候皇上旨意到來再說。」知州起去。時已天晚，欽差吩咐把羅似虎、石八、六和尚、喬四等收監，仍把楊姓兄弟暫收。大人把諸事辦完，上轎回驛館安歇不提。

到了第三日，老爺吩咐到州衙理事。登時上轎，到了州衙，下轎升堂。將要審問眾犯，忽報旨意來到，連忙離坐，率領眾官迎接。太監說道：「此乃千歲爺王命。」欽差聞聽說：「很好很好，下官也要聽二千歲爺諭旨，所為何事？」太監忙把王命打開，從頭至尾，念了一遍；又從懷中掏出書信，口尊：「大人過目。」欽差拆開細看，認得是施老太爺字跡，瞧了瞧，也不過是叫放羅似虎，與千歲旨上一樣話。施公看罷，叫聲：「太府，論理，這兩封書都該遵，不遵王命為不忠；不遵父命為不孝。但是一件，施某已經差人奏事去了，須聽皇上旨意，怎樣發落。」太監一聽，急得拍手頓足，叫聲：「施大人，氣殺我咧！我臨來，千歲爺再三囑咐：今日務必同羅似虎進京。我要無人帶去，就要我的命；只因□五日千歲要引見羅似虎補刑部員外郎缺。施大人你想，那是千歲的保舉，皇上已經記名，明日引見，若無此人，別說千歲爺有處分，連大人也有些不便。」欽差說：「太府不必著急，略等一等皇上旨意，再作商議。」正講話間，忽聽外面說：「閃開閃開，這是京裡旨意到了。」但見一匹馬直奔堂口。施公忙出座位，走下堂來，見那馬匹渾身是汗，施安在上騎著，背後斜背著黃包袱。他見施公同眾官俱在堂下站立，便高聲叫道：「皇上旨意到了！請爺快來接旨。」施公忙走幾步，來至馬前，雙膝跪下，說：「奴才施不全接旨。」施安忙把背的黃包袱解下來，雙手高擎，往下一遞。施公雙手捧定，眾官跟著，齊到公堂。施安這才下馬。施公把旨意供在居中公案之上，帶領眾官行三跪九叩首。禮畢平身，自己宣讀聖旨：

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：爾施仕倫奏羅似虎萬惡滔天，苦害良民。前者二千歲與朕保舉似虎升官，若非卿奏明，朕幾誤用惡黨。二千歲當罰俸一年，全革去對子馬。愛卿又奏惡奴喬四助惡行兇，與惡棍羅似虎均按律定罪，就地正法。又奏桿上石八等，素行不法，劫奪犯人，按律擬罪。六和尚，河間府知府任宗堯業經奏過，是久犯盜寇，前有幾件命案，四處查拿，並未拿獲，今既出家，仍復為惡不悛，著即就地正法。宮內王首領，念其年老，侍奉皇宮日久，姑開恩赦罪。千歲宮羅首領，念其在京，伊弟在家不法，不加警戒，亦寬恩免罪。羅似虎恃家豪富，武斷鄉曲，魚肉鄉民，當抄家悉充賑濟饑民；朕另派員查抄。愛卿查拿賊官污吏，進京另有升賞，暫賞爾父一年俸銀。黃天霸、關小西屢次涉險，擒賊有功，候進京，朕加封官職。

欽此。

聖詔讀罷，眾官叩首。千歲宮太監聽的明白，哪裡還敢多言？出衙回京不表。且說施公遵旨，把桿上石八等三人，發西安府軍罪三年，立將羅似虎、喬四、六和尚殺剮，在景州與民雪恨。又將楊隆、楊興放出。老爺念他二人無辜遭屈，將羅似虎家財內，賞他二百銀子，以為養傷之資。又念他妹子貞節，賜「節烈留芳」匾一面，自捐俸銀二百，交給楊隆，以為旌表葬埋之助。諸事辦畢，吩咐打轎，立刻起身進京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